

洁尘
著



DUZ STATION - BENIK
IGEN ZEEL WAARD

Omdat ik het waard hen,
U toch ook?"

-Hauking
3



洁尘 著

啤酒和鲈鱼

洁 / 尘 / 的 / 秘 / 密 / 书 / 架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啤酒和鲈鱼 / 洁尘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
2015.9

ISBN 978-7-5474-1502-3

I. ①啤… II. ①洁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61759号

责任编辑 韩 猛

装帧设计 宋晓明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 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规 格 148毫米×210毫米

20印张 190千字

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4000

定 价 3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建议图书分类: 文学/电影

序 写给书的情书

王 寅

2012年6月的一个傍晚，在伊斯坦布尔金角湾的码头上，我为洁尘拍下一张特别的照片，她手捧帕慕克《伊斯坦布尔》一书的中文版，背景是暮色中的千年古城，清真寺林立的圆顶和宣礼塔勾勒出城市的轮廓。

帕慕克是洁尘挚爱的作家，他的《伊斯坦布尔》几乎成为洁尘此行的行动指南：“行前数天，只要想到过几天就会踏上伊斯坦布尔的街道，幻想和激动突然都没有了，有一种迷幻的沉醉。这种沉醉，我认为是现实与想象之间那个夹缝特有的，狭窄、黏稠，同时又短暂、稀薄。这种沉醉，首先是由几个词汇组成的：拜占庭、君士坦丁堡、伊斯坦布尔；东罗马帝国、奥斯曼帝国、土耳其共和国漫长的历史和所有在时间中沉积发酵的故事，最终都因为词汇的确定而加以凝固，但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沉醉来源还是《伊斯坦布尔》这本书。”

在伊斯坦布尔密如蛛网的街道上，洁尘发现她将要行进的路线、将要遭遇的人物和风景，帕慕克都早就已经预言般地写在了书里，她在成都的阅读体验和想象与现实中的魅惑之地伊斯坦布尔重叠在

了一起，如此奇妙的旅行经历使得阅读有了别样的意义。

2014年10月，正在中欧穿梭旅行的洁尘途径布拉格，她把赫拉巴尔的中文版小说《过于喧嚣的孤独·底层的珍珠》放在查理大桥的栏杆上，微风吹动书的封面，桥下是流淌的伏尔塔瓦河。洁尘拍下这张照片，向赫拉巴尔致敬：“对于一个习惯于从书本上抬起头再去观望世界的人，曾经热爱过的作家已然进入了血液之中，一旦身临其境，昔日被滋养过的那种感恩之念，就会像味觉记忆一样的清晰且顽固。这种感觉，在国内有过很多体验，在国外，也许是因为千山万水的距离给发了酵，体验似乎更为强烈。”

从书房的书架上，抽出一本心爱的书带去巴黎、纽约、伦敦……与喜爱的作家们跨越时空再次遭遇，也许，这是洁尘正在尝试的一个系列行为。

在我认识的作家中，洁尘无疑是最为勤奋自律的一位，她以每年一到两本书的频率保持着出书的进度，书房是洁尘在家里待的时间最多的地方。“我是一个长时间生活在书房的人，我的支撑点是书房，我写作的推动力、营养，基本上都在书房里。”洁尘的书房干净整洁，分类有序，井井有条。她将太宰治的一句话“人可以在书房里过一辈子”作为座右铭，她要求自己每天必须读100页书，如果因为旅行和杂事没有完成，第二天一定要抽空补上。这样的“量化阅读”保证了范围广泛的阅读，并催生了大量的读书笔记。向洁尘约稿的编辑是最放心和轻松的，在约定的时间里，洁尘一定会寄来稿件。

洁尘去年刚出版的《一朵深渊花》是一本给植物的情书，《焦糖》是写给电影的情书，她之前创作的小说写给男人和女人的情书，现在这本《啤酒和鲈鱼》则是不折不扣的给书籍的情书，其中充满

了洁尘的个人阅读趣味，尽管只是冰山一角，尽管只是某一阶段的阅读成果，但喜欢洁尘作品的读者会有机会瞥见她的书房秘密。

在洁尘的书房里，有一张我在海明威哈瓦那故居拍摄的照片——微风吹拂的细纱窗帘、木桌上旧旧的打字机，透过打开的窗户，可见窗外摇曳的槟榔树和芒果树。这是洁尘笔下喜爱的作家印象：“真喜欢海明威年轻时没有胡子的样子。多好看啊，英俊而富有力量，而且，一副痴情专注的样子。我看过的他没有胡子的照片不多，也许不少。但人们更喜欢他那副美髯公的模样，既像一个大帅，更像一个斗士，所以出版商投众所好。”

同样说的是海明威，但我更喜欢这样洞悉人生、体察入微的洁尘式文字：“这个男人，他苍辣的智慧是用于人生大计的，用于勇气和力量，用于战争和冒险；但对于女人来说，他一直没有长大。他在年轻的时候，需要一个年长的女人来宠爱他，扶持他；待他也一点点开始年长的时候，他却抵挡不住每一次的诱惑。四次婚姻，后面三次完全是一个模式：一个让他心动的女人进入他的生活，于是，立马弃旧爱结新欢。他喜欢让女人叫他‘爸爸’，其实，他一直是一个顽童。对这个顽童，女人总是宽宥他的，爱他的天真、率性、磊落和太阳神一般强度的才华，也被这一切所伤。”

洁尘有着职业作家应有的职业化阅读习惯，即使是喜爱的作家也不避讳批评，而且每每一语中的：“可能是因为群像小说这个结构的选择不太恰当吧，还有容量和篇幅本身也较为狭窄和简短，相比《朗读者》的深邃，《周末》对这些复杂的人物灵魂（特别是约尔克）的呈现显得简陋飘忽了。我认为，《周末》比起《朗读者》，水准差了一大截呢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十分期待施林克以后的长篇小说。”

《啤酒和鲈鱼》既可以当成读书指南，从中快速了解原著浓缩的精华，也可以视之为文坛掌故和八卦汇编。洁尘曾经精心编织了一份玛里娜·茨维塔耶娃的“桃色名单”，如绣花一样细细还原女诗人爱情生活中的各种人物关系和细节。《阿赫玛托娃与他人》一文是细读阿赫玛托娃传记的产物，洁尘注意到比玛里娜·茨维塔耶娃美丽得多的安娜·阿赫玛托娃有着更多的猛料。她列出女诗人长长的丈夫和情人名单，检点她令人感慨的数次婚姻，提炼出男女之间复杂、纠缠的关系，并找到了多变的情感与创作之间的密切联系。洁尘写道：“八卦还是很重要的，它是世间的底纹、是江湖的阴面，是名人的荣誉之一。八卦其实就是这些名人身上的光晕，而通过八卦来窥探人性、了悟世情，也是读者的一个收获。”

阅读书籍，就是阅读流逝的时间，就是阅读他人的生活，洁尘尤为关注作家的生活。“我读海明威的书以及描述其人其事的文字越多，越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，对于他来说，早年仰望的人物，终于有机会踩上一脚，估计是有快感的。”谁都希望有机会对喜爱的作家踩上一脚，但如洁尘这样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伸出脚去，并且满含快意的却并不多见。

读书也罢，八卦也罢，都不能掩盖洁尘在字里行间流露的真性情。在这本书里，洁尘不止一次在埋头书本时开心得哈哈大笑，也不止一次心中柔软的部分被瞬间击中，不由得眼湿鼻酸，这是读金宇澄的《繁花》：“好小说，通过一段描述、一句对话甚至一个字眼，把早已消失在记忆深处的某个场景突然抓出来，蒙头一扔，读的人立刻就恍惚了。《繁花》里有无数这样的东西，无数的线头，密密匝匝地伸向岁月的那一端。在梦里，我看到了我的手指是如何在仔细地整理裤脚，还看到了地板的花纹、门下方的斑痕，父亲的皮鞋、

雨伞的尖顶……那是已经被时光之河淹没了许久的现实废墟，就在河床上，原封原样地随水光波动。在梦里，我告诉自己，这是梦。眼睛一湿，醒了。”

洁尘的特别在于进得书本，又出得书本，“从书本上抬起头再去观望世界”，她善于在书本和当下的生活中找到相似之处，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和观照，又使得洁尘的笔触轻巧灵动、张弛有度，理性处分析入微，感性处真情洋溢：

“作家的存在感、成就感，在有些人那里是在安静平乐中滋养出来的，而在有些人那里是在动荡悲苦中催生出来的；如果是前者，当然大幸，但是相比后者来说，安静平乐中的写作所能达到的高度和张力，更需要天分，更需要被冥冥之中的神所选中，更不容易……所以啊，文学这桩事，是积累的结果，但更像中彩的事情。所以啊，好好写，但更要好好过，其他的，交给天神来决定吧。”

目 录

第一辑 啤酒和鲈鱼

啤酒和鲈鱼 / 3

卡波蒂的貂皮大衣 / 6

花朵和青蛙 / 9

阿赫玛托娃与他人 / 12

巴黎的妻子·流动的盛宴 / 22

卡帕和塔罗 / 30

围绕盖茨比 / 33

多丽丝与艾米莉 / 37

天黑前的夏天 / 43

热带才女 / 49

大仲马美食词典 / 52

第二辑 夏日谎言

- 好好写，更要好好过 / 57
关于纯真博物馆的想象 / 60
两个周末 / 63
派蒂格鲁小姐和沃森奶奶 / 66
夏日谎言 / 70
维多利亚本性·突兀 / 73
桑塔格三则 / 78
“熟人”的新作 / 85
达拉邦特的救赎 / 88
从前的故事 / 91
老虎的耸跳 / 94
伯林以及王小波 / 97
杰克·格里森的发言 / 100

第三辑 一篮甜杏一篮暑

- 品味这东西 / 105
愈偏执愈动人 / 109
情结·相性 / 112
细雪中的相亲 / 115

一篮甜杏一篮暑 / 121
晚清秦淮河上的斜红 / 129
无机的美 / 132
荷风笔记 / 135
诗之旅，日光真辉煌 / 143
孤独美食家 / 145
纯感官的帅 / 150
浅蓝色的多崎作 / 153

第四辑 身土不二的叙事

有了爱，难受；没有爱，荒芜 / 159
1980年代爱情的上中下 / 162
平生鸿爪，棠棣开花 / 165
跌在高处 / 169
周志文为什么“不为人知”？ / 172
转行 / 176
《繁花》杂记 / 179
北岛在成都 / 185
身土不二的叙事 / 188
赵熙的戏词 / 194

第五辑 泥中之莲

- 泥中之莲 / 199
鲁米和旋转舞 / 203
时间的信物 / 206
眼 镜 / 213
波伏娃的爱情 / 216
犯规的女人 / 219
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 / 222
在一部电影里读到这样的诗句 / 226
怀念卡朋特 / 229
万物皆有裂痕，光才可以穿过 / 232
一个人的寿司 / 240

第六辑 所以我画了桃花

- 江户趣味 / 253
《源氏物语》绘卷 / 256
风景中的情感力量 / 259
一只鸟 / 262
秋深俱往荷塘去 / 265
精细赞美 / 268

藤田嗣治和常玉 / 271
人们彼此熟识 / 275
德尔沃的梦境 / 277
妻子的背影 / 279
旅馆房间内 / 282
温柏树就是木瓜树 / 285
堤契诺之歌 / 288
卡伦的两个仆人 / 291
纳库鲁路边的房子 / 294
幸福的人才能画出这样的风景 / 296
所以我画了桃花 / 298
我突然非常想作画 / 301

第一輯

啤酒和鲈鱼

啤酒和鲈鱼

美国短篇小说大师雷蒙德·卡佛谈他母亲，还有他父亲，有一种温度不高但毕竟暖和的幽默。

当年，老卡佛还是青年卡佛的时候，在阿肯色州一个小镇上的小酒馆出来时，遇到走在街上的一个姑娘。他眼睛一亮，紧跟上前搭讪，之后求婚成功。这个姑娘后来成了卡佛的母亲，她在几十年后对儿子说“当时他喝醉了，我不知道我干嘛让他跟我说话。他的眼睛亮晶晶的，我真希望当时我能看到未来。”

未来很残酷，无休止的穷困，不停歇的劳作，另外加上丈夫的酗酒、花心和乱用钱。卡佛母亲跟很多朴实踏实的底层妇女一样，有着三言两语就可以概括的人生经历。她在晚年对儿子说，老卡佛一生有很多女朋友，婚前是这样，婚后还是这样，她时不时地在车子座位和地板上捡到一只口红或者一条花手帕。“看见了吗？是哪个骚货忘在车上的。”她恨声对儿子说。但是，卡佛母亲在总结人生时这样评价：“他是我的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。我从来没有过别的男的，不过我也没感到有什么遗憾。”

这就是爱情。恨得咬牙切齿，但也爱得海枯石烂。

卡佛的父母之间的有些故事很有美国肥皂剧似的谐谑的喜感。

曾经，老卡佛醉酒后回家打不开已经反锁的门，在门口又喊又踢毫无效果，于是打破一扇窗户想钻进家里，却不想被老婆用一口滤锅给砸晕了。当时小卡佛躲在窗后目睹了这场斗殴，看到他父亲翻倒在草地上，第二天他自己还去掂了掂滤锅的重量。

很多次，卡佛母亲往水池里偷偷倒掉丈夫的威士忌，怕他发现，于是又往瓶里兑水；有一次，她端着一盆温水，把醉酒后睡死过去的丈夫的双手从被窝里拉出来摁在水里，对在一旁的儿子说：“这样会让他说梦话。我需要知道一些事情，他肯定有事情瞒着我。”

卡佛父母之间的故事似乎一直跟酒这东西脱不了干系。这像是一道符咒，也刻在了儿子身上。雷蒙德·卡佛携带着从父亲身上遗传下来的对酒精的依赖，他自己的婚姻也基本上复制了他父母的婚姻模式，在穷困、劳作、迁徙、负累、对子女无法摆脱的责任感和常常把自己弄得烂醉如泥中度过。这中间唯一让他获得飞翔快感的时候就是写作。作家是天生的，这句话放在卡佛身上就是一个明证。他天生就是一个作家，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遇，哪怕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仅能糊口的状态中，就跟人总要出麻疹一样，或早或晚，他生就的这份才华（或者也可以叫病毒）都必须在写作中得到释放。

卡佛从父母的婚姻中遗传到的还有一言难尽但根深蒂固的爱，就像他母亲对他父亲那样。这种爱，恨意堆积在表面，但没有悔意，里面核心的东西柔情万端。我读过我能找到的卡佛所有的短篇小说，但瞬间被击中的是他的一首短诗，我听到了一个男人内心深处的啜泣。这首诗叫做《我父亲二十二岁的照片》。这首诗先是描述那张照片里老卡佛在二十二岁时的一个定格：他穿着牛仔裤、粗布棉衬衣，笑容腼腆地靠在一辆老式福特车前，一只手拎着一串黄鲈鱼，